

三挈海上花

张爱玲与韩邦庆

陈永健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三挈海上花

——张爱玲与韩邦庆

陈永健 著



I207.419
CYJ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挈海上花:张爱玲与韩邦庆/陈永健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80678-751-9

I. 三... II. 陈... III. 章回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7159号

责任编辑 阙政
封面设计 王震坤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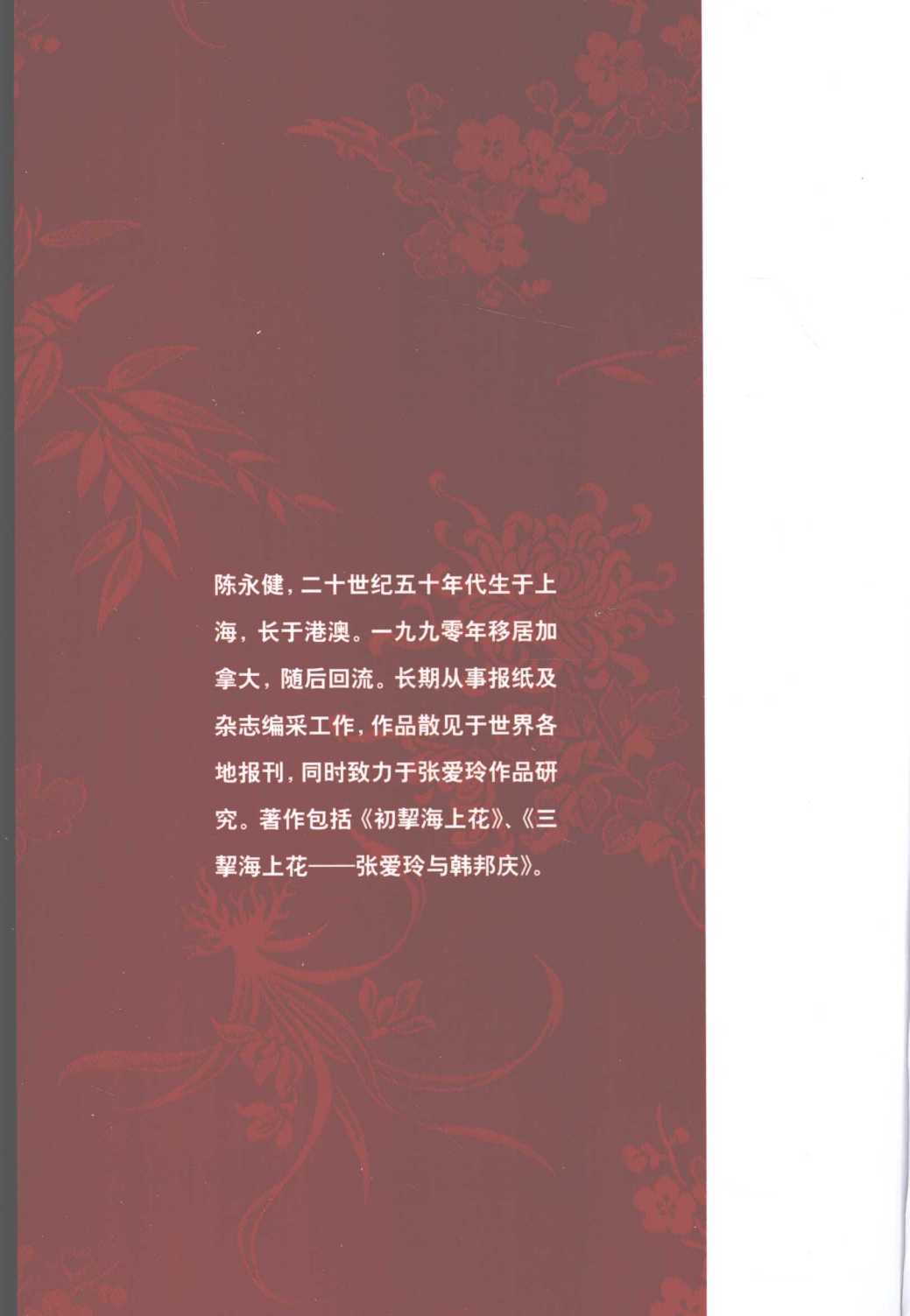
三挈海上花
陈永健 著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94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200000
版次 2007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78-751-9/I·113
定价 22.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全部或部分内容。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deep red color with a subtle, repeating floral pattern. The pattern consists of various flowers and leaves, rendered in a slightly lighter shade of red, creating a textured, traditional aesthetic. The text is centered in the middle of the page.

陈永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于上海，长于港澳。一九九零年移居加拿大，随后回流。长期从事报纸及杂志编采工作，作品散见于世界各地报刊，同时致力于张爱玲作品研究。著作包括《初挈海上花》、《三挈海上花——张爱玲与韩邦庆》。

自序

陈永健

许多研究文学的专家，一生只专注于一本文学作品的研究，像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赵冈和魏子云等，都是对“红学”和“金学”（《金瓶梅》）至死不渝的研究学人，令人敬佩。我做《海上花》研究，根本不能跟这些前辈相比。唯一说得理直气壮的借口是，十几年来，就是花在这本书的研究之上。成绩如何，焉能自断？但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三挈海上花》还是唯一一本研究《海上花》与张爱玲的“文学因缘”的专书。

谈到缘起，一九九六年《初挈海上花》首次在香港出版，翌年又在台湾推出，里面加上了《再挈海上花》的部分。此后，陆陆续续的写了《三挈海上花》、《三挈海上花补遗》和《〈太仙漫稿〉平心论》，前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像跟光阴竞赛。但今天回望，胜出的一方却不是我。

上海书店出版社有兴趣出版此书，大概跟张爱玲在全球华文界的声誉历久不衰不无关系；也是对“张学”研究的一份尊

重。故无论是市场的估量还是学术的考虑,两者都是相辅相承,正如金庸的武侠文字永远有生生不息的读者一样。作为张迷的我,当然乐见更多有关张爱玲的出土文字和研究文字的出现。

出版《三挈海上花》,已经是四年前的计划,直到今天,才能和广大的祖国读者见面。个中功劳,应该属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教授。没有这位“张学”权威的牵针引线,此书相信永不超生,就像若没有张爱玲的国译《海上花》,苏白《海上花》将永远沉于海底一样。

在此,我要感谢上海书店出版社同人的爱护和支持,尤其是阙政编辑为此书所做的大量而细心的编务工作。没有他们,书的出版将了无日期。也得感谢我的挚友陈耀成和伍志立的多年打气,没有他们,我写作的生涯将更寂寞。最后,我要感谢家人,没有他们的容忍和谅解,给我充分的写作空间,《三挈海上花》将没有成书的一天,虽然他们不太了解我的工作。是为序。

二〇〇七年佛诞

目 录

自序 1

【初挈海上花】

- 第一章 填成薄命坑 2
第二章 风尘奇女子 19
第三章 促织人儿 26
第四章 上海落魄记 33
第五章 恋梦破灭 48
第六章 赌局、骗局、叫局 58
第七章 一笠园与海上群芳谱 70
第八章 怨而不怒 84
第九章 方言文学第一本杰作 93
第十章 后语 110

【再挈海上花】

再挈海上花 114

【三挈海上花】

三挈海上花 136

三挈海上花补遗 167

【附录】

《太仙漫稿》原著 韩邦庆 184

《太仙漫稿》平心论 陈永健 240



初
挈
海
上
花

第一章 填成薄命坑

香港作家西西在她的一篇名为《抓猫》的杂文中谈到创作小说的技巧,并且引述了台湾小说家王贞和的话。王氏称:

抓一只猫,应该捉猫的颈脖子,整只猫就提起来了。写小说呢,也是这样。不是捉小说的头,也不是捉小说的脚,捉小说的尾巴。写小说,就由颈脖子写起。颈脖子,是中间的要点……小说由中间开始,然后回溯到起点,再继续接下去。(《花木兰》,第132页)

写小说可以是这样子,写文学批评及文艺心得可能也可以这样效法。就让《初挈海上花》从原著的中段开始“抓猫”,看看成绩会怎样?

第二十回李漱芳出场不久,已经是奄奄一息的一个病美人。写她独守空房,无聊养病,刚向净桶坐下,正要解手时,只见:

第七回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第二十回 提心事对镜出谗言

提心事
对镜出
谗言



乌黑的一团从门缝里滚进来，直滚向大床下去。漱芳急的不及结带，……正欲点火去看是什么，原来一只乌云盖雪的大黑猫从床下钻出来往漱芳嗅然一声，直挺挺的立着。……漱芳觉支不住，且自躺下。不料那大黑猫偏会打岔，又藏藏躲躲溜进房中。漱芳面向里睡，没有理会。那猫悄悄的竟由高椅跳上妆台，将妆台上所有洋镜，灯台，茶壶，自鸣钟等物，一件一件，掀起鼻子尽着去闻。漱芳见帐子里一个黑影子闪动，好像是个人头，登时吓得满身寒凛，手足发抖，连喊都喊不出。（第200页）*

第二十回“提心事对镜出谗言”虽然最后要让李漱芳自己照出一脸病容，但很大程度写出那吓人的大黑猫的鬼魅行径及魍魉气氛，衬托出李漱芳垂死的心态，效果惊人。

“对镜出谗言”除了让漱芳照出一张像福橘一般的病脸外，书中写她的弱不禁风、体纤之态亦别有韵致。像第十八回写她病弱得连刷两边鬓发也感吃力，体瘦得一块绒毯披着也觉得重就是妙笔。

生母李秀姐曾经多番劝她就医，都不成功。但李漱芳生性并非自虐，不看大夫，拒绝就诊是对环境的一种无言控诉。是不快活起的头。正如李秀姐所说：对环境的不悦，困于人言可畏，嫁不到陶门所至。

李漱芳病中的肺腑之言虽然是多愁善感之语，但她的敏感，对患病失眠与梦魇的挣扎，夜雨难瞒般的痛苦独白，句句感人，

* 本书所引《海上花列传》原文，全出自皇冠杂志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一版，后同。——作者注

字字心酸，描写得一如现代小说中的潜意识独白，直透心弦。

漱芳又咳嗽了几声，慢慢的说道：“昨天夜里，天嚙也真叫人生气，雨下得不停。浣芳嚙，出局去了；阿招嚙替妈装烟，单剩了大阿金坐在那儿打瞌睡。我教她收拾好了去睡罢。大阿金走了，我一个人就榻床上坐会，下得这雨更大了。一阵一阵风，吹在玻璃窗上，乒乒乓乓，像有人在砸窗户。连窗帘都卷起来，直卷到脸上。这一吓吓得我要死。这可只好去睡了。到了床上嚙，哪睡得着！隔壁人家刚刚在摆酒，划拳，唱曲子，闹得头也痛了。等他们散了台面嚙，桌子上一只自鸣钟，跌笃跌笃，我不要去听它，它一定要钻到耳朵管里，再起来听听雨嚙，下得这么高兴；望望天嚙，永远不肯亮的了。一直到两点半钟，眼睛算闭一闭。刚刚闭了眼睛，倒说你（陶玉甫）来了呀。一肩轿子，抬到了客堂里。看见你轿子里出来，倒理也不理我，一直往外头跑。我连忙喊嚙，自己倒喊醒了。醒过来听听，客堂里真的有轿子，钉鞋，脚在地板上声音，有好几个人在那儿。我连忙爬起来，衣裳也不穿，开门出去问他们：‘二少爷呢？’相帮他们说：‘哪有什么二少爷啊？’我说：‘那么轿子哪来的呀？’他们说：‘是浣芳出局回来的轿子。’倒给他们好笑，说我睡糊涂了。我想再睡会，也没我睡的了，一直到天亮，咳嗽没停过。”……（第183页）

李漱芳的人物刻画最接近十九世纪末西洋小说才刚开始注重
的技巧结构、心理状态，甚至更后期的意识流内心独白的描

写。东西两地，在文学史的发展及探索过程上暗度陈仓，有着不谋而合的终极效应，结果令人震惊。

陶玉甫做了李漱芳一段日子，她才病倒。面对玉甫，她所说的话也充满着“林黛玉式”的风格，话中有刺，酸溜味儿重。她要他履行三年之约，期望他三年内好好地陪她在侧，直到她死。

李浣芳虽是漱芳的义妹，但情如胞亲。第三十五回漱芳对玉甫说：

这时候发寒热，就为了前天晚上睡了再喊起来出局了，回来嚅天亮了，不是要着凉嘛！我倒也幸亏了她，不然，多少老客人教我去应酬，要我的命了。（第342页）

漱芳见浣芳病倒，除了觉得妹子是为她而受苦外，并且有很深的感同身受之慨。

陶玉甫照顾李家，曾对漱芳说：待她家的兄弟娶亲后，就跟她圆婚，正娶过门，玉成好事。但回内一直没有写过李家兄弟。当年的长三书寓是最具家庭气氛的妓院。长三是一等人才，么二次之，花烟间及野鸡沦为低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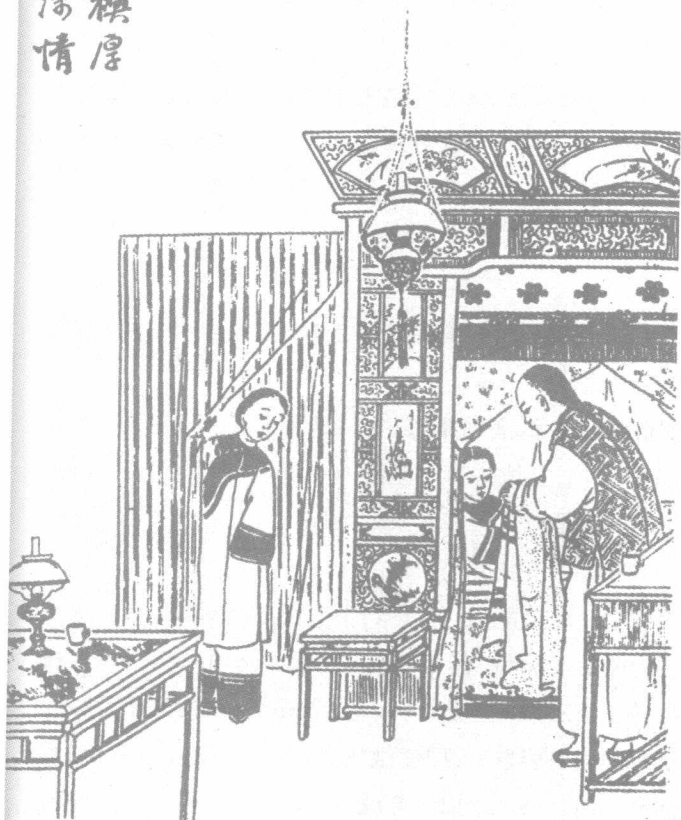
李漱芳家住东兴里，上有母亲，下有兄弟及爱妹，病床侧兼有俨如丈夫的男子服侍，其实算是书中最幸福的妓女，除了命薄。像这样的长三书寓亦是《海上花》最具家庭气氛的典范。

陶玉甫坚决要娶漱芳，即使她病重，也要待她复原后，当填房继室地娶过门。第二十回漱芳说：

不要提了，要嚅这辈子里碰见了，再补偿你。（第205页）

第十八回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添夹袄厚
意即深情



张爱玲的注解中说：“如果她再世为人，还来得及嫁他。”但李漱芳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曾说出将浣芳补作新妇的“遣嫁”心愿。连陶云甫也知道此事。

书中李漱芳与陶云甫的关系不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云甫对漱芳有偏见，但有时候也叫玉甫赶紧去探望这一个病榻佳人。而漱芳虽然对未能嫁入侯门心内充满着意难平的情意结，但对玉甫之兄也不至于完全反感，不时劝玉甫听他说话，依他的吩咐办事。

陶氏兄弟是宦家子弟，家族大而富有，流言蜚语不能避免。像第三十七回钱子刚说：

李漱芳这人嚟不应该吃把势饭。亲生娘不好，开了个堂子。她没法子做的生意，就做了玉甫一个人，要嫁给玉甫。倘若玉甫讨去做小老婆，漱芳倒没什么不肯，碰着个玉甫一定要算大老婆，这下子玉甫的叔伯哥嫂，姨夫舅舅，多少亲眷都不许，说是讨信人做大老婆，场面上下不来。……（第355页）

即使明媒正娶地嫁做大老婆，漱芳也非原配，“一入侯门深似海”的难处更多。

姚文君自己是青楼中人，以她豪迈的性格当然会有异议，替漱芳愤愤不平。第四十五回她插口道：

李漱芳这人也太好了，做了信人也没有什么要紧，为什么不许做大老婆？外头人是瞎说呀。我做李漱芳嚟先拿说闲话的给他两个嘴巴子吃。（第440页）